

井上靖《苍狼》中的武士道精神

——以“义”“勇”“克”为中心

崔中星

(西北师范大学)

摘要: 井上靖的长篇小说《苍狼》发表于1959年,以“狼原理”为中心塑造了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族形象,讲述了蒙古族由边缘族群逐步发展为中央族群的过程。成吉思汗带领蒙古族通过统一蒙古高原、征服外族来证明狼的血统,以精读文本、齐备资料的严谨研究态度,分析蒙古族群的行动体现出的精神状态,结合日本国内对成吉思汗的认识以及井上靖创作《苍狼》的渊源,解读《苍狼》中所蕴涵的蒙古人与日本武士的精神关联,以及井上靖对蒙古族群的兴趣,有助于展开对《苍狼》的认识视野,加深对井上靖笔下的蒙古族形象的理解。

关键词: 井上靖;《苍狼》;武士道精神;近代日本

Bushido spirit in Yasushi Inoue's Grey Wolf—Centering on “justice”, “courage” and “discipline”

Cui Zhongxing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Yasushi Inoue's novel Grey Wolf was published in 1959. It takes “the Wolf principle” as the center to shape the image of the Mongolian ethnic group represented by Genghis Khan, and tells the process of the Mongolian ethnic group gradually developing from a marginal ethnic group to a central ethnic group. Genghis Khan led the Mongolian ethnic group to prove the Wolf lineage by unifying the Mongolian Plateau and conquering foreign ethnic groups, and analyzed the mental state reflected in the actions of the Mongolian ethnic group with the rigorous research attitude of close reading of texts and complete data. Combined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Genghis Khan in Japan and the origin of Yasushi Inoue's creation of Grey Wolf, To interpret the spiri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golian and Japanese samurai contained in Grey Wolf, as well as Yasushi Inoue's interest in Mongolian ethnic groups, is helpful to exp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Grey Wolf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Yasushi Inoue's image of Mongolian ethnic groups.

Key words: Yasushi Inoue; Grey Wolf; Bushido spirit; Modern Japan

前言

《苍狼》的主要史实依据是《元朝秘史》的日语版《成吉思汗实录》,此外还参考了小林高四郎的《元朝秘史研究》和《东西文化交流》。小说一经发表,在日本文坛迅速引发了“狼原理”论争。大冈升平撰文斥责井上靖创作出根本不存在的“狼原理”,按己所需采纳历史,有断章取义之嫌,将成吉思汗的重大言行都归因于荒谬的“狼原理”上,《苍狼》不是合格的历史小说。中村光夫则肯定了《苍狼》的艺术价值,认为井上靖开辟了历史小说创作的新时代。除了“狼原理”论争,日本学界倾注了较多的笔墨研究成吉思汗的人物形象,从英雄式的业绩和心理模式对成吉思汗进行了分析。国内目前存在《苍狼》的6个中译本,相关研究则主要围绕“狼原理”的演变升华、出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井上靖的女性观展开研究,在思想创作综论、比较文学研究和作品论等领域留下20余篇论文。井上靖作为一个真正超越了民族和国界的跨文化传播者,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值得从文学和史学角度给予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武士道是日本的民族勇士,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骑士相应的也是蒙古的民族勇士。分析《苍狼》中蒙古族群的行动体现出的精神状态,结合日本国内对成吉思汗的认识以及井上靖创作《苍狼》的渊源,解读《苍狼》中所蕴涵的蒙古人与日本武士的精神关联,有助于展开对《苍狼》的认识视野,加深对井上靖笔下的蒙古族形象的理解。

一、义

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最高标准是“义”,是武士必须遵守的义理和道德。这里的“义”并不仅仅是普遍意义上的“江湖义气”,更是指武士道特有的道德品质,即“正义责任”“正确的道路”。武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任情感,而要遵循“正义的道理”,感情用事是被鄙视的。“义”是对武士首要的道德要求,对国君的“忠”,对父母的“孝”,对朋友的“仁”,对妻儿的“爱”这些道德归根结底都是源自于“义”。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给“义”定义:“正直是武士最令人信服的行为规则。再没有比较狡诈行为和幕后交易更令武士反感的了。”^①近代日本出现成吉思汗热,在《苍狼》之前,有小说家幸田露伴的剧本《成吉思汗》、尾崎士郎的剧本《成吉思汗》、柳田泉的《壮年的成吉思汗》等作品。井上靖的大学时代(1930-1936),“成吉思汗是源义经”^②的说法正流传,身边的朋友和井上靖本人都有所关注。井上靖对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族的认识,以及《苍狼》的创作或多或少受到了“成吉思汗

是源义经”说法的影响。

《苍狼》中对“义”的诠释首先体现在对具有恩情的人的正义报答。成吉思汗认为不肯叛有恩情之人正义的事。16岁的夏天,成吉思汗一家遭到泰亦兀惕氏族的突袭。在锁儿罕失刺一家人的帮助下,成吉思汗才得以避免陷入敌人的围剿。成吉思汗成为首领后,始终记得这份恩情并给予回报。成吉思汗对恩情的态度与日本武士对“恩”与“报恩”的态度是一致的。“对日本人来讲,称之为‘恩’,一经接受,则是永久常存的债务;‘报恩’则是积极的,紧如张弦,刻不容缓地偿还,是用另一系列概念来表达的。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则是懿行。为报恩而积极献身之时就是行有美德之始。”^③“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即便是有“恩”之人不在了,成吉思汗还是义无反顾地把这份恩情还给了恩人的儿子蒙克力。

《苍狼》中对“义”的歌颂还体现在无论我方是否强大彼方是否弱小,发动战争必须坚持师出有名。成吉思汗请求脱斡勒汗出兵攻打蔑儿乞部落时,对方不假思索爽快地同意了。在成吉思汗看来,这绝不是对方出于对自己的长辈之情和深重的爱护之情,“脱斡勒汗大概一直在寻找歼灭蔑儿乞的机会,只不过师出无名,没有找到借口而已”^④。成吉思汗自己也坚持“正义”之战。成吉思汗和扎木台盟军在攻打蔑儿乞部落后,两人结为安达。此时,蒙古高原各部落之间私下里都在较量想成为整个蒙古高原的首领,这是无人不知的司马昭之心,但直到扎木台计划暗中攻打成吉思汗之前,成吉思汗从未想过要攻打安达扎木台。得知扎木台欲攻打自己的部落,成吉思汗则先发制人发兵惩罚了扎木台部落。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骑兵战无不胜,但仍坚持出师有名并不轻易发动侵略,对有着夺妻之仇的蔑儿乞部落、违反盟约的扎木台部落以及民族宿敌金国的攻打都是因为对方做了“不义”之事。但也不能说蒙古族人是一成不变的,后来攻打中原国家宋朝以及更遥远的西方,都是“不义”之举,是应该否定的。关于作者井上靖对战争的反思精神,中国研究者张体勇认为“井上靖在战后的文学创作中将视角更多地投注于人类、社会与国家交错交织的历史命运,在现代视野与历史视野中发现人类追求、奋斗的历程,尊重人性,反对人性的行为与思想。”^⑤总之,井上靖战后的文学创作以及作为社会学家的活动,促进了日本与各国的友好交往,在弥合因战争导致的各国与日本之间的鸿沟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勇

“勇”与“义”可谓是孪生兄弟,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

也。”勇气在人的灵魂中表现为冷静沉着，即内心的平静。真正的勇敢的人往往是沉着的，从不会猝不及防，没有任何事能扰乱他精神的宁静。勇气中甚至有竞技的成分：在一般人看来尤其严重的事，对勇士来说不过是游戏。对于武士来说，战死沙场并不为难，甚至鄙夫都可以做到。他们向死而生，从容赴死。“任何一位作家要取得文学上的成就，都要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批判地继承本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并善于吸收外来的文化，融合在民族传统之中。”^⑥从井上靖的《苍狼》中，能够看出日本武士道精神及以此为支柱的近代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影子。

面对情况不明、难以捉摸的宗教国家花刺子模，成吉思汗对是否立即采取进攻而询问将士们的意见，没有一个人积极赞成出兵，此时术赤说到：“蒙古之狼难道因为崖高就不敢攀，因为谷深就不敢跳吗？”^⑦术赤具有的无畏的“勇”可与日本武士相媲美，以成吉思汗、术赤为代表的蒙古骑兵，或者说蒙古狼，是与日本武士处于同等地位的民族勇士。在术赤作战取得胜利后，成吉思汗询问术赤想得到什么作为奖赏，术赤回答到：“但愿能不断给我最艰巨的任务。”^⑧术赤就像是征战而生，对更强劲对手的渴望充分展现了术赤肉体上无限的勇气。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对精神上的勇气与肉体上的勇气加以区分。哲别在面对如何才能使蒙古人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时，毅然决然提出“蒙古的百姓必须抛弃羊群。只要有羊，蒙古人就不会幸福。”^⑨哲别的话是对代代相传的蒙古族生活习惯的质疑，语气中有着蔑视神灵的勇气。

日本武士自镰仓以来一直居于政权的核心地位，尽管到了江户末期，日本武士面临社会变革的挑战迎来了衰落时期，但直到明治、大正乃至大正初期仍然是日本现代化的主角。二战前，日本学者基于皇道主义、国家主义以及军国主义对武士道进行研究，将武士道奉为日本民族精神而大加颂扬，与官方的武士道军国主义宣传遥相呼应。如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塔特尔出版社，1899年）、桥本实的《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明治时代的武士道，直接来自江户时代。”^⑩明治时期的武士道对传统武士道进行了扬弃，在思想渊源、核心内容、崇尚武勇上一脉相承，而武士道的精神指向则由注重个人自戒内省，转变为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精神支柱。以成吉思汗为主的蒙古骑兵通过武力实现了蒙古高原的统一，并相继征服金国、宋朝等中原国家，蒙古族引发的战火并没有因邻国的屈服而终止，而是进一步把侵略矛头指向更遥远的未知的西方国度。蒙古骑兵无限的征服欲以及在征战中的勇猛、基于武士道精神的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两者体现出相似性。《苍狼》的结尾对壮志得酬后的成吉思汗进行的心理刻画耐人寻味，其中写道“不知什么缘故，成吉思汗不想走进复兴后的撒麻耳干城”^⑪，原本已被屠城的撒麻耳干城如今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那里有为成吉思汗准备的华丽的宫殿，但他却感到抵触，始终未能踏进城内。井上靖创作《苍狼》的诱因之一是弄清成吉思汗无休止的征服欲，井上靖在小说中从“狼原理”、身世之谜、实现蒙古高原统一和优渥生活的夙愿等方面分析了征服欲的来源，然而这段描写似乎又回到了征服欲的原因不明的状态。小说结尾长春真人对成吉思汗阐释何为“道”，以及对成吉思汗内心虚无感的刻画，寄托着作者井上靖对战争与和平的反思。

三、克

“克”具体表现为喜怒不形于色，甚至连最常见的家人爱的表达，也会被刻意抑制。武士时常表现出举止平静、心境沉着，不会为任何突发事件和变故产生激烈的情绪。《苍狼》中成吉思汗表现出比任何人都强烈的“克己”精神，父亲也速该去世后，从翁吉刺部落回到家后的成吉思汗立即感受到了族人的异样，父亲在世时十分信任的蒙克力也离他们而去。面对父亲的去世以及接踵而至的族人的背叛，常人难免会表现出愤怒和慌乱，然而，成吉思汗却是出乎寻常的冷静，并对家里今后的生活秩序迅速作出安排。“这已经不再是少年的语言，而是肩负起一家之长责任的男子汉的声音”^⑫，成吉思汗迅速成长起来，作为家里的长男，必须成为大家的精神支柱保证今后的生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父亲的去世和族人的背离从心理和肉体磨练着成吉思汗，是成吉思汗成为伟人的一大转折点。也就是说，面对人生中的突发事件，“克”的精神可以让由此而产生的负面情绪沉到最低处，让能够采取应对措置的智慧升到最高处。这不仅仅只是蒙古族人或是日本武士的人生哲学，也是每一个人都应具备的精神素质。《苍狼》中成吉思汗对“狼原理”的不断求证，是作者对成吉思汗内心世界不断探寻的一种表现方式，在探寻的过程中，“成吉思汗是源义经”的观点以及日本民族文化武士道精神则成为了一种参考。

成吉思汗的“克己”精神还体现在对家人爱的表达上。为了维持家庭的和睦进而发展强大，成吉思汗要求弟弟忠于自己，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家庭秩序，规定制度，分出等级。成吉思汗非常照顾母亲，把最好的食物、精美的卧具和衣服都给母亲，但“只要涉及干活和家事，便完全不承认母亲的发言权”^⑬。成吉思汗全力保证母亲的生活条件，但一旦涉及决策问题，就不再受母子情干扰，哪怕否定母亲的意见，也要表明自己的家庭权威地位，否则精心建立起来的和睦家庭将不复存在。小说中成吉思汗对夫妻之情、父子之情的表达也同样有所克制。对亲情、友情等人之常情的克制，可以让双方更敏锐的观察彼此的内心，达到心与心的结合，这难道不比直接了当的感情表达更细水长流吗？成吉思汗一生都在克制着情感的流露，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蒙古族的发展。他要求自己变成狼带领族人得到幸福生活，他只有完成蒙古族的统一进而强大起来的夙愿，才能成为一匹真正的狼。对于文学创作与传统继承的关系方面，井上靖有个人的深刻见解，他认为“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最浓郁地集中反映在该民族的文学上，可以说，文学状态是文化独特性的投影。”^⑭井上靖对《苍狼》的创作，正是对日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对日本武士道精神和日本人的成吉思汗热潮之间的关联的综合阐释。

四、结语

《苍狼》创作的主旨，正是成吉思汗那无穷无尽、不知疲倦的征服欲望是从何而来。“成吉思汗就是源义经”的观点所代表的日本人的成吉思汗热和蒙古热，以及作者井上靖所在的日本时代背景深刻地影响着《苍狼》的创作。从《苍狼》所刻画的蒙古骑兵身上，看到了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武士道精神，蒙古骑兵的征服欲与以武士道为精神支柱的近代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关联，小说寄托着井上靖对战争与和平的反思。

参考文献：

- [1]大岡昇平.『蒼き狼』[は歴史小説] [J].群像, 1961年2月.
- [2]姜贵书.日本武士兴亡史[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5-21.
- [3]卢茂君.井上靖笔下成吉思汗的创作渊源[J].名作欣赏, 2007(24): 108-111.
- [4]卢茂君.草原史诗的另一种书写——解读井上靖历史小说《苍狼》中的“狼原理”[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7(02): 55-59.
- [5]张体勇.井上靖作品与日本传统美意识[J].东亚评论, 2018(01): 153-171.

注释：

- ①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朱可人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
- ②日本早在江户时代就有“成吉思汗是源义经”的说法。进入近代，伊藤博文内阁的大臣末松谦澄在剑桥大学的毕业论文中汇集了源义经是成吉思汗的说法，后来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义经再兴记》。此后，小谷部全一郎于大正13年（1924年）出版《成吉思汗乃源义经也》，信奉源义经为成吉思汗说的日本人皆视此书为圭臬。
- ③[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译.商务印书局, 1991: 160.
- ④[日]井上靖.苍狼[M].冯朝阳、赖育芳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71.
- ⑤张体勇.战争经历与文本创作——井上靖的战争观分析[J].日语教育与日本学, 2019(02): 23-34.
- ⑥卢茂君.井上靖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探究[D].吉林大学, 2008.2008: 21.
- ⑦[日]井上靖.苍狼[M].冯朝阳、赖育芳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87.
- ⑧[日]井上靖.苍狼[M].冯朝阳、赖育芳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59.
- ⑨[日]井上靖.苍狼[M].冯朝阳、赖育芳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4.
- ⑩汤重南.日本文化与现代化[M].沈阳: 辽海出版社, 1999: 237.
- ⑪[日]井上靖.苍狼[M].冯朝阳、赖育芳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210.
- ⑫[日]井上靖.苍狼[M].冯朝阳、赖育芳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22.
- ⑬[日]井上靖.苍狼[M].冯朝阳、赖育芳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36.
- ⑭井上靖:《日本文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03）：1.